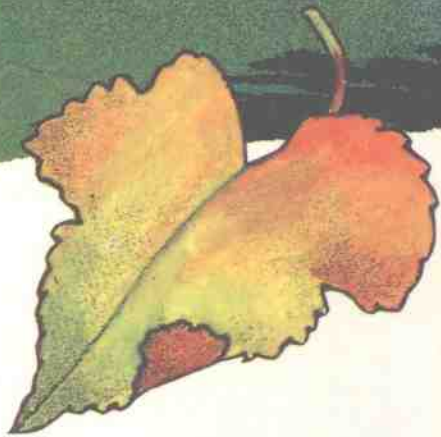


情
錄

伊凡著



情
錄

伊凡／著

情緣

編 著：張堂鈞
編 輯：楊慧敏
美 編：王月鳳

出 版 者：世茂出版社
發 行 人：林正中
負 責 人：簡泰雄
地 址：台北市潮州街59巷5號
電 話：(02)3972757-8
郵政劃撥：0750300-7 世茂出版社
印 刷 者：東雅彩色印刷公司

定 價：100元整
新聞局登記證版台業字第3208號
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第二版
(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本社更換)
◆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◆

法律顧問：謝新平 律師
地 址：台北市廈門街99巷8號

寄語全盛紅顏子

序伊凡「情緣」

阿武

曾經我正式評論張曼娟的小說作品，我對她說：「天下海水未必盡藍」，我的意思是，愛情是文學永恆的題材，但，它是「人生」的一部份，不是全部。

對於寫作新人，我一直如此言語坦率，這可不是擺「老大」架勢教訓人。「文無第一，武無第二」，這句話可以適用到人類從地球上消失那一年。

年年歲歲花相似，歲歲年年人不同。確實唐朝劉希夷說得好。即以台灣文壇而言，當「戰後新生代」作家日漸減少創作的同時，「更新代」寫作者的作品相對地增多了；特別是最近這兩三年，趨勢愈發明顯。如此情況有點類似一九七〇年代中晚期，戰後新生代作家大量現身。二者相距約是十度春秋。

春秋等閒過，而今，有些不該放下筆的人不知流落何方去也，有些不該提起筆的人却一直不斷地在寫。當年，我沒有料到這一點，顯見得彼時閱歷尚淺。檢省一番，不免慚愧。

事過不言，將眼光拉到目前。除了張曼娟之外，我腦中有印象的「更新代」寫作者

有這些：鹿憶鹿、林黛嫻、黃雅歆、吳淡如、蔡素芬、梁寒衣、黃子音、詹玫君、楊明、彭樹君、林雯殿、蘇菲、葉安麟、李金蓮、黃秋芳、陳稼莉、郭強生、侯文詠、王靜蓉、伊凡。

伊凡請我為她的新書寫序。我讀過她的兩篇中篇小說「情緣」與「新生」，另看了她發表在『小說創作』中的幾篇短篇小說。想了好幾天，決定用對張曼娟說的那句話對伊凡再說一遍。

伊凡的小說，題材多半是「愛情」。年輕寫作者選擇愛情為題材，大約就像成長期臉上生青春痘一樣，都是很自然的事。從來我對寫作新人都抱著鼓勵的心理，除了誠意，別無他想。我聽過不少批評「更新代」寫作者的聲音，我實在很同意，可是不忍心，總覺得該「再看看吧」，「再看看吧」寫涵的是「期許」。

再過個三五年或十年，也許可以看出「更新代」寫作者的真實力真底子。伊凡與其他同時起步的寫作者，將會在一九九〇年代面臨同一個問題——何時、如何轉變自己手上的筆。因為，愛情是「人生」之一，不可能是唯一，而文學包容的是整個人生。寫作者能否卓然成家，關鍵就在這裡。

眼界放寬，心意放遠，寫作生命才能久長，寫作成績才能凸顯。伊凡的文筆，稱得

上流行，思緒頗為細密，她是個典型的「台北人」，幾乎完全沒有鄉村經驗，她的「情緣」與「新生」，描寫的都是都市人與都市人的愛情。描寫都市人的愛情，未必就不如描寫鄉村人物故事，鄉村人事究竟也只是文學題材之一。所以，我著眼在伊凡的寫作潛力，她見過的人事不算多，她的年紀還算小，她表示有心在寫作方面作深入的思考。既如此，她的寫作潛力當然是具備了。

伊凡的幾篇短篇小說，隱隱約約透露出轉變筆向的意圖。我不確知她將來會怎麼發展，也不敢武斷地估算她發掘自己潛力需要多少時間。不過，對她提個建議，也許於她有益。建議是，既然從小在台北居住到如今，應是看過很多這個大都會的面貌，那些面貌的背後必然各有時代場景，將之一一描寫出來，便足以串連出伊凡自己的成長過程與二十年來台北的成長過程。

成長是一件艱辛的事。作家王鼎鈞先生如是說：「有沒有一種靈可以結了一個繭再結第二個、第三個呢？有，它的別名叫做人。」唯有歷經許多次思想上的吐絲、結繭、突破、再生等等過程的作家，方能道出這般言語。寫作，不就是這樣嗎？王鼎鈞先生另有一句話：「蠶，經過螞蟻一般的年代，毛蟲一般的年代，木乃伊一般的年代，每一次突破都很痛苦。」以上引述，贈與伊凡，也算是贈與所有更新代寫作者。

是否太正經了些？我是在寫序呢。照常理說，寫序麼，講好聽話罷了。好聽話我也會說，可是自出生迄今，三十餘載立於斯土，最大的一點領悟就是，好聽話泰半不出自於好心腸。

劉希夷詩句：「公子王孫芳樹下，清歌妙舞落花前」，恰好可以用來形容目前的寫作新人，他們閱歷尚淺，皆是劉希夷筆下的「全盛紅顏子」，紅顏子卽年輕人，年輕就是人生的本錢，希望伊凡更多用心看看衆生，衆生就是寫作的本錢。

伊凡的「情緣」一文，前言是「人生是一場情緣」，字序調整一下會更好——「情緣是人生一場」。情緣只是人生中的一個場景。這麼說，伊凡也許知道我立意何在，寫作之事，自我檢省是必要的，天下沒有永恆的紅顏子，寫作提筆當思及是。一旦想通了，放膽下筆，便是大好。

民國第二戊辰年粽節後六天

寫在序前——致阿盛

那一夜，「老樹」回來之後，才八點多，在床上想了一堆拼字遊戲似的名字，竟昏昏沈沈睡著了。

這些日子以來，由於耽心的緣故，一直失眠，沒想到得以入眠，那是安心了。

「老樹」的相談至今久久不能忘懷，只不過，人長大以後，總較會抑制一些情緒。

林清玄曾說卅歲該是寫大作的時候了，也正如您所言，卅歲以後該是立定方向的時候了。

我一直想，宇宙的奧妙、生命的堅韌、人世的無常……如此小小的因緣畢竟是我累世修來的！我是個懂得惜福的人，因果是個公道伯

，感激感言在此時也許不是重點，重要的是往後的歲月，我要為自己這張臉和這顆心負責，是不？

抉擇重於努力，不是排斥努力，而是重於抉擇正確的路子，我珍惜既得的父母恩、朋友恩以及貴人恩，這條路，是我的抉擇，不悔，因為我要，我就會做到。

等著吧！我不會留白的。

清明夜

一九八八年六月

自序

那一年，參加一個基督團契的市療隊。

每星期四，到市立療養院與病友做兩小時的活動輔導，每次上山除了要經過一段短程的墓區，到達院裏，更是百感交集，他們木訥的眼神即使有笑容，却很空無……有人說那裏不是杜鵑窩就是桃花源。當我們腦袋裏失去某種平衡時，是不是就少了一份競爭與計較呢？而常常是我們失去某種東西時才珍惜它，為什麼平時我們不預留儲存幸福或快樂等能源呢？尤其是在這樣充滿灰塵與油煙的台北，大家推說忙，却有一大堆忙人擁擠在午夜的應酬交際，並且買醉訴苦悶，燈紅酒綠替代了文化、精神冥思……

有一年，參加一個宗教濟貧會。

我是一個有多缺點的平凡人，也曾經困或在百結千纏的愛欲中，尤其年少時，難免有自負妄想，一旦驚夢醒來，發覺事實與理想不符，也難免流連徘徊過。後來，信佛參禪念經，才發現原來出在我們那顆頑皮奔跑的心，而要我們在自己最低潮時抓住那顆心

，並讓它順乎自然定位於「無我」的化境實在太難，但覺得自己必須修持不輟……

這一年，我開始觀察台北的天空。

尤其是午夜，我甚至跑到公廨頂樓，常常是在清明涼爽的夜晚，却找不到北極星的家？

前幾天，到一家教會醫院掛勞保，一進門，人聲鼎沸，消毒水的味道夾雜著溼粘揮發不去的熱空氣。

廁所旁邊，竟有一角是防癌機構舉辦的義賣現場，人來人往，分不清是來買東西的，還是上廁所的，有人站在麥克風前唱一首感人的歌，我却因內心激動得要掉淚而匆匆離開，我發覺必先把自己的情緒調到外面攝氏近卅度的熱氣中才能按耐。

我們不是佛陀、不是救世主，社會有很多現象都在唐突分佈著，有很多問題太細太密，不是一朝一夕一令所能改的。

在這樣一個時候，寫作更是我唯一表達的管道。

多年以來，因為讀了佛經，才發現世間至情原有取捨的時候，我因為所學有限，不敢論佛理，但看過世間冷暖花開後，真的發現「斷愛才能近涅槃」，寫作對我來說也是一種修持中的涅槃吧！

二篇小說，絕不敢說有什麼神聖的立言，但却是在我有限的時空，有限的眼界，搜集出也許你我都曾發生的故事。

這是我的第一本集子，感謝小說創作汪成華小姐多年的鼓勵栽培，還有世茂出版社蘭泰雄先生的幫助以及我多年好友張亮華的支持，最重要的是阿盛先生百忙抽空作序，承蒙庇護，使我仍能夠存著理想和信愛努力於這條寫作的歸路。

伊凡於台北夏夜

目 錄

寄語全盛紅顏子——序伊凡「情緣」／阿盛

寫在序前——致阿盛／伊凡

自序／伊凡

新生 · 1 ·

情緣 · 91 ·



新生



我想小曹是真的變了。

那一個下雨天，小曹從外面回來，我從他的醉態和醉言醉語中感覺出來，小曹近一個月來的性情突然轉變，我便猜想他說不定是談戀愛了！不然就是精神上受了某種程度的刺激，有時活潑多言，有時候靜悄悄的。

小曹小我兩歲，臉蛋却是十足的娃娃臉，他長得瘦瘦高高的，臉上留有一點青春痘褪去後剩下的痕跡，不說話時，看起來很像一個內向羞澀的布娃娃，也許那是因為他一向很愛乾淨的緣故吧！

我們是在一家保齡球館認識的，當初他口袋裏只剩五十塊。

當時我正和我的朋友亞迪在打保齡球，我發現他坐在後排的椅子上，眼睛閃着無以言喻的心事，每當我丟完球後，我總往後面一看，發現他眼光盯着我，眼神却是呆滯的，直到我和亞迪要離去前，我們到櫃台換鞋子，他似乎鼓起所有的勇氣向前走來對我說：

「我……可不可以借五塊錢？」

「五塊錢？」亞迪比我還驚異。

我被他突來的行舉嚇了一跳。

他一臉通紅，仍有勇氣再解釋，他又說：

「我離家時口袋裏只有五十塊，我已一天沒吃飯了，樓下賣排骨飯一碗要五十五塊，我實在——很想吃排骨飯……」

原來他只是要五塊錢而已。

我看他一臉清秀，那白皙的臉上泛着一點紅暈，令我想起我那十歲便生病去世的小弟，他的年齡頂多廿出頭，不像街頭遊蕩的少年，於是我從皮包裏拿出五塊錢給他。

他似乎太餓了，或者是太興奮了，一溜煙跑下樓。

亞迪說：「一個逃家的孩子！」

「他多像我那個弟弟！」我說。

離開球館，我們在樓下門口正要找餐廳吃中飯時，又碰到了他，這一次，他叫住我們。

「剛才忘了謝謝妳！」他對我說。

「吃了嗎？」我問。

「妳看，人太多了，我正在等。」

亞迪忽然問他：「你是逃家的孩子吧！」